

关雨菲自杀的同时第五个人也死了

9



上官午夜 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不可思议的连环凶杀案再现江川大学,恐惧与谣言蔓延。

传奇少女古小烟潜伏校园,秘密探索“七宗罪”谜底时反倒掉进恶魔的游戏。遇害者接二连三地出现,警探罗天化身教授进入江川大学,一场斗智斗勇的比拼悄然开始。

神秘的魔鬼牌,错综复杂的密码疑云,完美的不在场证据,真相揭开时,凶手却是一个众人万万想不到的角色。这是二十年前让人不寒而栗的嗜血狂徒吗?

或者,凶手另有其人……

上期回顾

叶寒的无心之举,让我偷调体重秤的行为曝光,关雨菲大受打击,失踪了,我和罗天冒着暴雨才把她找了回来……

悬疑小说

远远地,我看见蒲鹏正在行政楼门口修剪盆景,让我奇怪的是,连城居然也在那里,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跟蒲鹏聊着什么,貌似聊得还挺开心的。

我立刻拉着关雨菲走了过去,连城看见了我,老远就甜甜地叫了一声老大,待我们走近后,她又忙着向我和蒲鹏做介绍:“蒲大叔,这是我老大哥。”蒲鹏淡淡地瞟了我一眼,那眼神大有不屑之态。我接着蒲鹏问:“这学校里的花花草草都是您修剪的吗?”蒲鹏这次看也不看我,便说:“当然不是,学校里有七八个校工呢。不过,它们都喜欢被我照顾。”

我诧异地问:“什么?”蒲鹏平静地说:“你别看这些只是一盆盆的植物,其实它们都是有生命的,就像人一样,但它们比人善良多了,没有竞争,没有尔虞我诈,更不会有邪恶。”

我忍不住又问:“那您是不是觉得相比之下,人要可恶得多?就像那些死于‘七宗罪’的人,你认为他们是死有余辜吗?”蒲鹏哈哈一笑:“你真是一个很有趣的女孩子,什么是‘七宗罪’?我最不喜欢给某些事物加上特定的称谓,因为每个人都有罪,从亚当夏娃偷吃伊甸园的禁果开始,罪就已经存在了。他们的死是不是死有余辜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‘生死由命,富贵在天’这句话。”

我一时语塞,说不出话。关雨菲看出我脸上的窘迫,忙拉着我走开了,小声说:“干吗呢,跟一个破校工较什么劲呀?”

这时,蒲鹏却又冷不防地说了句:“我上次就跟你说过,不要钻牛角尖,看来,那道五减三的数学题,你到现在还不会做。”

我愣了愣,他到底在暗示什么呢?难道他真的不是凶手?

夜里一点多的时候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正巧关雨菲也睡不着,于是我们穿了件外衣,一起上了宿舍楼的天台,拿出两本杂志垫在地上,坐在天台边缘的不远处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。

关雨菲问:“你知道我昨天从药店跑了以后去哪儿了吗?”

“去哪儿了?”
“天眼寺。那里的山顶有一个许愿池,只要往里面丢一枚硬币,你的愿望就会实现。可惜我昨天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,又下暴雨,所以就没能去成山顶。”说着,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,轻轻地置于掌心,神情很是哀怨。

半晌,她合上手掌,喃喃地说:“从小到大,我原本就只有一个愿望的,希望爸爸妈妈过得好好,但现在,我想多要一个愿望,那就是希望……苏晨阳能过得好,如果哪一天你去天眼寺的话,帮我把这枚硬币扔进许愿池里好吗?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,她这话怎么听起来像遗言?

过了一会,关雨菲搂住我,哀伤地说:“谢谢你,古小烟,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,只可惜……你不会明白的。”

看到她这副模样,我的心都要碎了:“我当然明白!你不就是害怕自己会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吗?你知道吗,关雨菲,其实越是这样,咱们就应该越勇敢,只有这样,你才是胜者,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面临死亡的恐惧的。”关雨菲松开揽在我肩上的手,说了声:“谢谢你,古小烟。”我笑了笑:“不

客气,咱们回去吧,很晚了。”

关雨菲打开手机看了看时间:“哇!都快四点了,要不这样,咱们干脆别睡了,就坐在这儿看日出,反正天就快亮了,然后我们把天拉住:‘你干什么?很危险的,一枚硬币而已!’”

说话间,她将手中的硬币向上一抛,准备接住时却突然打了个喷嚏,那枚硬币便落在了地上,径直滚下了天台,关雨菲骇然失色地扑了上去,我一把将她拉住:“你干什么?很危险的,一枚硬币而已!”

关雨菲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:“可是那枚硬币对我很、很、很重要的。”
见她急得都口吃了,我拍拍她的手:“好了,我下去帮你捡,你别着急,就在这儿等我好吗?”我顺着黑漆漆的楼梯下了楼,刚刚硬币掉下来的位置是一片空旷的平地,可是这么三更半夜的找一枚硬币真是太难了。关雨菲趴在天台的边缘大声问我:“找到了吗,古小烟?”我也仰头大声回答她:“还没有,我会找到的!你别那样趴着,太危险了。”

最后,我一直看到两眼冒金花,也没见到硬币的影子,只好向关雨菲撒了一个谎,说已经找到了。正准备上楼时,我只觉得一阵尿急,匆匆地往楼道尽头的厕所跑去。里面黑糊糊的,我顺着墙壁摸索了半天才摸到开关,昏黄的灯光一闪一闪的,飘忽不定。

我很快推开最外面的一扇门蹿了进去,说实话,在这一刻,我并没有意识到害怕,脑子里想的只有硬币,关雨菲说那枚硬币对她很重要,如果上面有什么记号怎么办?那我跑回宿舍随便拿一枚不是就穿帮了吗?

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,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,还没等我辨出那是什么声音,就听见砰的一声响,紧接着又是一声沉闷的扑通声,像是有什么东西倒在了地上。

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害怕,慌忙穿好裤子推开了门,霎时,我的眼睛猛的一下子瞪大了——在潮湿的地板上,正趴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子,他的上下嘴唇被密密麻麻地缝合在了一起,他还没有死,他伸出双手,像蠕虫一样费力地往前爬着,他的手掌鲜血淋漓,十根手指已经不翼而飞……

我歇斯底里地尖叫一声,跌跌撞撞地往外跑去,刚跑到门口就撞了个满怀,那是蒲鹏!

蒲鹏只呆了片刻,便疯了一样地奔出了宿舍区,狂喊道:“快来人!救命!救命……”我缩在墙角剧烈地抽搐着,不小心摸到了衬衫口袋里有一个硬物,我赶紧拿出来看,那竟是一枚硬币。暗淡的月光下,硬币上沾着斑斑血迹,像是染到了油漆。

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关雨菲的硬币,它为什么会在我的口袋里?难道是她在我揽着我的时候偷偷放进来的,然后又故意让一枚无关紧要的硬币落下天台?她为什么要这么做?

片刻之后,我连滚带爬地往楼上跑去,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,等我跑上天台的时候,关雨菲已经纵身飞了下去。

关雨菲死了。
警察来找我录过口供,不仅仅是因为关雨菲的死,还有在宿舍一楼的厕所里那个被缝住嘴巴、斩断十指的男生,我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,他叫丁强,

是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。不过听说他已经死了,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掉的。

叶寒和冷梦凡哭得很伤心,尤其是连城,哭成了一个泪人。

叶寒抹了一把眼泪,哽咽着问我:“古小烟,你是说关雨菲是因为害怕下一个死的是她,所以才跳楼的?”冷梦凡白了她一眼,泪眼婆娑地说:“都怪你,你以前说不如一死了之,也好过落在凶手的手里,说不定她就是听了你这句话才会想不开的。”

叶寒没有理会冷梦凡,而是皱着眉说:“不对,她不是因为这个跳楼的。你想想,你发现了丁强时,大声尖叫了对不对?后来蒲大叔也狂喊来人、救命,整个学校都听到了,关雨菲不可能没有听见的,那她为什么还要跳楼呢?”

我心里一阵惊悚,叶寒没说错,关雨菲当时应该知道有人死了,而且可能就是死于“暴食”,那她为什么还要自杀?

可是,连城哭哭啼啼地说:“也许她认为就算逃得过这次,也逃不过下次呢?这次死的是丁强又不是胖子……”

叶寒打断了连城的话:“是啊,丁强虽然不是胖子,可关雨菲根本就沒下来看,她怎么知道死的是不是胖子?”

我的脑子里轰轰直响,丁强的死让我很无法理解。

我当天没去上课,中午的时候,我收到了罗天的信息,“关雨菲的日记在我这里。”我很快就赶到了餐厅。

关雨菲的日记是从走进江川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写的,里面记载的都是一些琐碎的事,但也让我终于知道了她跟妍妍之间的关系。

冒牌军统特工乔天朝根本不认识即将到来的“妻子”

7



石钟山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解放前夕,八路军侦察连长刘克豪,奉命假扮被俘虏的国民党军统参谋乔天朝,在军统东北站取得了站长徐寅初的信任,获取了很多机密情报,为我军顺利解放东北,立下了卓著功勋。为避免国民党怀疑,组织上又派来女游击队长王迎春,假扮乔天朝的妻子王晓凤与他“团聚”。

两个热血革命青年,有同样的理想和目标,却有不一样的性格和作风。他们在战斗中共浴风险,在生活中磕磕碰碰。解放后,他们几经波折,啼笑成姻缘。新婚燕尔,朝鲜战争爆发,王迎春要求参战,后来,不幸牺牲,留给丈夫和儿子无尽的怀念……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,那是玫瑰绽放的年代。

畅销小说

三年前的乔天朝还是八路军的一名侦察连长,确切地说乔天朝并不是他的真名,他的真名叫刘克豪。乔天朝是那个奉命去东北军统站报到的上尉参谋。那个名叫乔天朝的上尉参谋,正是刘克豪俘虏的。

当时的乔天朝一副商人装扮,戴礼帽,穿长衫,正在前往东北沈阳赴任的路上。没想到在这黎明时分,刘克豪带领的侦察连和乔天朝巧遇了。

乔天朝凭着一个军人的警觉意识到了有情况,他一闪身,躲进了路旁的树林里,同时把枪拔了出来。他这一举动,被刘克豪感觉到了。

乔天朝谛听了会儿动静,发现并没有什么,便吁了口气,准备重新赶路。刘克豪的枪口却已经顶在了他的头上。

乔天朝的身份很快就被弄清了,他想抵赖也没有用,他身上的委任状,还有档案,以及军统局的公函足以证明他的身份。但如何处置乔天朝却成了独立三师最头痛的问题。于是三师的一份加急电报发到了延安,他们要向延安方面请示后,再作决定。

几个小时后,延安方面来电。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:这人很重要,不要轻易处置。又几个小时后,第二封电报发到了三师:日军投降,战局混乱,东北尤其。国共合作即将破裂,此人的军统身份对我很重要,借胎还魂,我方人员可打进东北局内部,对日后的东北局势至关重要,现全权委托三师处理此事。

延安总部的命令,让侦察连长刘克豪摇身一变,成了军统上尉乔天朝。他来不及多想,也没有时间去细想,他怀揣着军统局的委任状,带着乔天朝

的档案,出发了。也就从那一刻开始,他由刘克豪变成了乔天朝。他先是和保定的守军接上了头,然后由保定到北平,又从北平到山海关,最后来到了沈阳。一路上都有专人护卫,可以说是受到了高度的重视。这一路下来,他渐渐地进入了角色。

刘克豪现在是乔天朝,是军统局的上尉。他马不停蹄地前行,受到高规格的恭迎和欢送,每到一处,上校和少将都对他笑脸相迎。每次宴请,他都坐在主宾的位置上,恭维的话语如蝗虫般飞进他的耳鼓。刚开始,他还有些不适应,举手投足间颇为拘谨,尽力做到少说多听,能不说的就不说,酒万万是不敢多喝的,喝也只喝三小杯,别人再劝,他就用手把酒杯护了,然后说:不胜酒力,到此为止。

敬酒的人也就笑一笑,他话不多讲,酒不多喝,场面自然就有冷清。他觉察到了,便说:你们随意。别人并不随意,在军统局的人面前,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肆,就一律微笑着,没话找话。

一路上就这么过来了,他不用担心路上的问题,他担心的是军统局的站长徐寅初,他那一关能否过去,才是至关重要的。好在乔天朝提供的信息里,可以肯定乔天朝和徐寅初并没有打过交道,更不认识,徐寅初是老军统了,乔天朝则是刚入军统大门的新兵。这样一来,他心里就有了底。

徐寅初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,对他心存戒备的,不断地发电报,向重庆方面核实情况,幸好当时的交通和通信的不便为刘克豪帮了大忙,否则穿帮是早晚的事。刘克豪在纷乱的局面中,一点点地走近了

乔天朝,也走进了军统局东北站的核心。

三年下来,乔天朝由最初的上尉已经变成了中校了。他由新军统变成了资深的老军统了。在东北国民党军界中,都知道乔天朝的名字。如果东北的局面一直这样下去,他就会一路顺风顺水地走过来。没想到只三年的时间,东北的局势急转直下,迫不得已,国军要在东北背水一战了。

中将站长命令军统局的人把自己的家眷接来沈阳,徐寅初这么做的用意,是要让部队看看军统局的决心。他这决心下得很快,但对刘克豪,此时的乔天朝来说却一点也不轻松,甚至有些沉重。他在乔天朝的档案里了解到,乔天朝是有妻子的,此时就在徐州,是一家慈善医院的护士。

徐寅初站长的夫人是第一个来到沈阳的,徐寅初是苏北人,日本人没来之前,他就上海卫戍区搞情报工作。他在夜总会收集情报时,顺便就认识了现在的夫人沈丽娜。当时的沈丽娜正是豆蔻年华,二八少女。徐寅初也是二十多岁,血气方刚,认识舞女沈丽娜,并把她搞到手,也不是件什么难事。没多久,徐寅初就娶了沈丽娜。从此,她就告别了灯红酒绿的夜总会,一心一意地当起了夫人。直到淞沪保卫战失利,她才随徐寅初逃到了重庆,并在重庆生下了他们的孩子,是个儿子,今年已经三岁了。

沈丽娜这次从重庆来到沈阳,并没有把自己三岁的儿子带来,而是把孩子和保姆留在了重庆,到底是女人,她在为自己,也是为丈夫留了一手。徐寅初并没有因此怪她,不管怎样,在战局纷乱的当下,毕竟沈丽

娜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东北,和党国站在了一起。

军统站的女人们纷纷来了,机要室主任尚品是天津宝坻人,夫人也是宝坻人,说话粗门大嗓的,一口天津腔。

执行队长马天成的夫人也来了,马天成的夫人是山东人,缠过足,后来又放开了,但夫人的脚仍比正常人小一号,被人叫了绰号“半脚”。

军统站的家属院就设在办公楼的后院,那里有一排青砖平房,每两间房子还用院墙隔了。东北没光复前,这里曾是日本人的营地,这个院子也是日本军官的家属院,院子的格调就显得有些特殊,既有典型的中国风格,也有着日本特色。

徐寅初站长在家属们差不多到齐时,亲自来到军统站的家属院,隆重地接见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家属们。他的神情很真诚,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站在手下和他们的女人面前,肩上的两颗星,在日光的照射下,熠熠生辉。他说:为了党国,让你们辛苦了,东北战局纷乱复杂,这时候让你们来,我不敢说,你们也明白,是党国需要你们,我们这些军人需要你们。只要你们精诚团结,是可以挽回东北战局劣势的。我在这里谢谢你们了。说完,他给这些高高低低的女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夫人沈丽娜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也算是见过世面的,她带头鼓起了掌,女人们也跟着拍起了巴掌,声音长短不齐,高高低低。

而乔天朝的内心是焦灼的,情报已经送出去了,他不知道组织会如何安排,但他相信组织会将一切安排好的。但他

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“妻子”这个环节上出现闪失。

那天中午,尚品一边劝慰他,一边陪他喝酒。尚品宽慰他说:乔兄,夫人会平安到你身边的,别担心,好好不怕晚。尚品说完,还很有内容地笑。

尚品陪他出来的时候,他差点踏空了楼梯。尚品一把扶住他,咕嘟道:乔兄,你喝多了。

他笑了笑。来到大街上,就看到了在街角卖唱的阿廖沙,他和尚品来到阿廖沙面前,脚步就停下了。尚品拉了拉他的衣角道:乔兄,这有什么好看的,一个俄国人拉个破手风琴。

他又笑了笑,走到阿廖沙面前,不由分说地从阿廖沙的肩上摘下琴。阿廖沙似乎惊了片刻,不情愿地看着他把琴套在自己的肩上。他眯着眼睛,起劲地拉了一曲,他拉的是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》。一曲完了,他把琴还给阿廖沙,正琴的时候,他看到阿廖沙会把一个纸条塞到他的衣服口袋里。然后,他拍着手走向尚品,一边笑,一边说:尚兄,我喝多了。

尚品一笑道:没想到乔兄还有如此雅好。

他顺势哈哈一笑。纸条上用铅笔写着几个字:妻子明天到。

纸条里还包裹了一张很小的照片,照片上的女子浓眉大眼,正盯着他笑。他知道,这就是组织上派给他的夫人,此妻非彼妻。想着即将迎来的新战友,就要与他肩并肩地战斗下去,从此他将不再孤单。想到这儿,中午和尚品喝的那几杯酒也醒了大半。乔天朝怀着兴奋、甚至还有一丝优美的心情,期待着战友的到来。